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川集卷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監生臣陳韶

陵川集卷二十九

元　郝經　撰

序

甲子集序

中統五年歲舍甲子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經時猶在宋之儀真館御而嘆曰我往之初是星沒焉金源氏滅而為本朝今四十有二年矣星復出焉而越在他國其

能久於此乎遂東載謦備於行槖中得弟奚庸軍史趙文享書狀官苟宗道等所録雜藁數帙惕焉有感於中因自誦曰何玆生不辰之甚乎夫學所以為道非志於文而已也德業積於内行實加於人而文章以為華爾如景星慶雲日芒月采瑞太平光天下黼黻一世者也今乃梗踣跋疐自南而北自北而南蹂藉韯亂纒結氛祲鬚髮野變形體道敝無一日之晏功業不建道德日愧而徒區區於文字之末混淆於血肉之極輾轉於埜

學之變入於罟擭陷穽而莫之出可爲哀已豈天啚於彼衹令就於此乎遂畀宗道令整頓綴緝其詩傳春秋集傳外傳原古録通鑑書法三國條例等各自爲一書其諸史文雜著則類别爲編爲詩賦論説辯解書傳志箴銘賛頌序記碑誌行狀哀辭祭文雜著録宏辭表奏使宋文移等類總爲一集以其集於是年故以其年數命之曰甲子集云夫甲者造物之始數之所由生也故黄帝迎日推策而使太撓造焉以之統運會記歲月書

日時起消息正氣候定律歷故凡言年數者皆本焉絳縣老人之對晉大夫是已余之生也在甲戌元末癸未之季數往者順至於甲申又至於甲午又至於甲辰又至於甲寅令又至於甲子幾一周焉蠱之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其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先夫甲者三焉所以原其始也後夫甲者亦三焉所以要其終也天之道如是況於人乎余之事業先夫甲以爲始者則具夫是矣其後夫甲以爲終者則將本夫是以爲始焉知來

者逆引而伸之則自甲戌之元復至甲子亙爲始終殆無窮焉余得俛焉日以孳孳而已矣故自是集之外隨年增入者皆繫之甲子云且甲者甲坼也物生之始也子者滋也氣生之始也余今處於絶地天窮而人戹焉窮則變變則通將如天地解而雷雨作百果草木皆甲坼迴一氣於地中皷萬物於天下雖明夷之闇不失箕子之貞撲滅彗孛掐長庚之光焰以光旭日庶幾終至於萬丈云六年夏五月陵川郝經序

原古録序

中統七年春王正月猶在宋之儀真館十五日己未原古録成敘曰昊天有至文聖人有大經所以昭示道奥發揮神藴經緯天地潤色皇度立我人極者也故自書契以來載籍所著莫不以文稱天曰天文人曰人文堯曰文思舜曰文明禹曰文命西伯曰文王周公曰文公仲尼之以道自任也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皆言文而不及道則道即文也觀夫揭日月運寒暑翳雲霓斡

星漢組布棊列煥乎有文覆冒磨盪庶物出焉則天之道可知矣載太華振河海敷原隰因谿壑涵頁崛_音崛岉_音物穆若有章發育蕃衍庶物生焉則地之道可知矣家焉而生聚教育國焉而經理安定耕鑿疆畛之有限宫室車服之有數貴賤親疎之有叙爵禄上下之有分典則采物粲然有法庶事治焉則人之道可知矣非是則三極之道莫得而見也則文即道也道非文不著文非道不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為道之用而經因之

以立也故文之大端本於太極而經之法制成於聖人天之文本然而固有矣其推步歴象始於黄帝而成於堯於是乎履端舉正敬授人時而天之經立矣地之文亦本然而固有矣其荒度疏治始於后土而成於禹於是乎地平天成蒸民乃粒而地之經立矣人之文麗乎兩間畀賦藴畜尤所固有也其裁成制作始於伏羲之畫卦見於唐虞之傳心備於周公之制禮成於仲尼之修經於是乎推本四象貫三為一畫兼天地之文元亨

利貞乾有四德直方大利坤有四體仁義禮智性有四端易書詩春秋而人有四經萬世有統萬物有紀萬事有制太極之統體昭著而道之大用無窮是以仲尼氏沒大經與天地並爲至文㝠爲名教至於今而不可易也雖駁雜於戰國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周隋唐而大儒傑士相繼而出孟軻韓愈則浚源張本雄辯力抵廓清禦侮接續正傳荀況董仲舒劉向揚雄王通則著書立言尊王賤霸修仁明義表章儒學陳摶

周敦頤邵雍程灝程頤張載朱熹則根極致命盡性窮
理比象衍數直造聖地孔安國毛萇鄭玄何休王弼杜
預范甯孔穎達則掇拾補綴韋撥燼反復訓詁申明
經旨司馬遷班固荀悦陳壽干寶范曄沈約李延壽宋
祁則罔羅遺文抽閲秘記藻飾言動究具國典以為信
史樂毅張良賈誼汲黯蕭望之丙吉魏相袁安楊震李
固陳蕃孔融諸葛亮羊祜王導劉琨謝安王猛高允房
玄齡魏徵褚遂良狄仁傑姚崇宋璟張九齡顏真卿陸

贄權德輿裴度李德裕王朴竇儼趙普王旦寇準呂夷簡范仲淹韓琦文彦博富弼歐陽修司馬光則挺特瑰偉神明博達剛大諒直闓肆尊顯佐王經世撥亂反正以為事業戰國之莊周屈原宋玉商鞅韓非李斯漢之鄒陽枚臯東方朔司馬相如王褒劉歆張衡崔瑗蔡邕魏之曹植王粲陳琳阮籍嵇康晉之張華左思潘岳陸機孫綽袁宏陶潛南北之謝靈運顔延之任昉鮑昭江淹謝朓温子昇徐陵庾信薛道衡唐之陳子昂張說蘓

頲李白杜甫元結李華賈至楊炎常袞李翺皇甫湜劉
禹錫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牛僧稹皮日休杜牧陸龜蒙
司空圖宋之楊億王禹偁夏竦蘇洵曾鞏王安石蘇軾
蘇轍呂惠卿李清臣黄庭堅張耒秦觀晁無咎金源之
韓昉蔡珪党世傑趙渢王庭筠趙秉文李純甫雷淵麻
九疇則鼓吹風雅鋪張篇什藻飾綸綍列上書疏敷陳
利害詰竟論議雕繪華采琱琢章句掐抉造化窮極筆
力精覈義理照耀竹帛剞刻金石撼摇天地陵轢河山

剗切星斗推盪風雲震疊一世作為文章皆有書有集有簡有策名家傳後於是大經之枝葉蔽蔭六合其穉萌孫根籠絡八表源委波瀾放乎四海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緒闡焉而不墜道德仁義大中至正之理瞭焉而不昧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之倫截然而不亂禮樂刑政文物聲明之典粲然而不亡中國四方剛柔燥濕之俗判然而不雜彼異端邪說干時妨政喪心惑志者焉能行胷臆於其間哉故斯文之大成大經之垂世名教

之立極仲尼之力也斯文之益大名教之不亡異端之不害衆賢之功也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大經始遡流求源以徵斯文之迹衆賢之書不可廢也嗚呼近世以來夸毗者不務實學骫骳蕪穢纖艷浮侈椙然恣肆以古為野徼幸者干祿詭獲祇務速售破碎綴緝無復統紀以正為左穿鑿者窮竒索隱嗜新款異臨深為高自以為得以訓傳為膚浅偽妄者談天説命立聖遺世動闗鬼神言渉造化以文章為末技誕幻者朋扇

異教剽飾虛偽欺世罔利詭譎深阻以吾道為土苴俾大經淪棄斯文委地此原古之所以作也原古所以正令也於是斷自先秦以及於今六經之本真子史之幾衡諸家之要刪衆賢之傑作原於道德傳於義理合於典則可以為法於後世者則並録之其所作則各附於其人其人則各附於其代其叙則各以其代為先後其體則各附於其類以其皆本於經故各附於經如原序論評辨說解問對難讀言語命十有四類皆義理之文

易之餘也故為易部國書詔赦冊文哀謚冊告南郊昊天上帝封禪冊制制策令教下記檄書疏表封事奏奏議牋啟狀奏記彈章露布牒二十有三類皆辭命之文書之餘也故為書部騷賦詩聯句樂府樂章歌行吟謡篇引詞曲長句雜言律詩絶句十有五類皆篇什之文詩之餘也故為詩部碑銘符命頌箴贊記紀傳志録墓表墓銘墓碣墓誌墳版墓版權厝志誌文壙銘殯志歸祔誌遷祔志蓋石文墓塼記墳記葬誌誄述行狀哀辭雜文雜著二十類皆紀事之文春秋之餘也故為春秋部

凡四部七十有二類若干篇若干卷部為統論類為序
論目為斷論凡立說之異同命意之得失造道之淺深
致理之醇疵遣辭之工拙用字之當否制作之規模祖
述之宗趣機杼之疎密關鍵之開闔音韻之疾徐氣格
之高下章句之聲病龘鑿鉅細遠近鄙雅皆為論次本
之大經以求其原邃古無上之面目太極造始之樞紐
鴻荒冲漠之兆朕渾淪灝渺之津涯死生終始之槖籥
陰陽鬼神之情狀穹象厚坤之端倪倫類事物之條貫

命性心跡之位置政典維綱之軌度治亂安危之運世山嶽丘陵根柢之所繫江河湖海之所托雷霆風雨變化之所起蟲魚草木生植之所因雲煙花鳥月露態度之所極金璧珠貝錦綺光采之所發琴瑟鐘鼓磬管音節之所契天球河圖大玉琬琰之秘藏布帛菽粟果菜水火之日用衆人之所未睹天下之所共見捜抉振暴羅列而進盡在目前非特以正今亦所以正昔庶幾先賢之用心不為後世所誣仲尼之道家至日見牛童馬

走皆與斯文邪説無自而入大經業萬世名教垂百王彼偽妄誕幻之徒不復敢以區區藝能視之而忽蔑也或曰昔王通續經論者以為僭而自聖子是之作得無似之乎曰夫經不刋之典也易本三皇書本五帝詩本三王春秋本五伯故皇帝王伯為易之體虞夏商周為書之體文武周召為詩之體齊楚秦晉為春秋之體前乎犧炎則不足徵後乎桓文則不足法數千百年離為四經混然天成不可加損不相參涉而無間斷後世雖

復有仲尼亦不能復為也況王通乎當偏駁之極壞亂之餘而以私意效聖人賛易道續詩書修元經直以繼夫經自以為仲尼復出是以謂之僭也今之所録推廣聖經之餘裔以為斯文之命脉爾古今文章皆經之所出萬言千論不能有以外而莫能及焉為之羣分類聚論定區别以稽其變益見經之大聖人不敢覬覦則尊經也夫豈僭乎哉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入宋國國信使翰林侍讀學士郝經序

太極演總叙

天下之理一隱一顯而已矣故其間有開闔之機總萃之體變動之用布散之迹焉其始焉皆自夫隱而出也其終也皆自夫顯而反也於是天下之理無滯無弊道之大用全體旁行而不流確乎其不可拔而不易而易行乎其間妙萬物而為神翕然而藏天地萬物無不隱闢焉而生天地萬物無不顯一翕一闢一生一藏一隱一顯所以為道所以為易所以為神天地萬物至今而

不窮至今而冥冥也至今而昭昭也是以聖人作易推其隱者而為賾為密為幽為深為幾為微窮原榘底而無上反而為顯於是為太極推其顯者而為圖為畫為卦為爻為象為數為辭為說亦窮原榘底而無上復反而為隱而止於太極故易之為書本末一隱顯太極則其開闔之機也總萃之體也變動之用也布散之迹也故道易神之藴奥皆具於太極而伏羲發之伏羲之圖文王之卦周公之爻孔子之象皆自太極推出而孔子

獨為言之故易有太極而太極易之本也學易者必先求其本本得而易道可求矣攝綱者必提其綱衣裘者必挈其領入室者必由其戶也由孔子而來言易者衆矣開卷而便及乾坤直造犧文莫不忽恍茫漠以為高深幽遠至簡至易者而以為至煩至難夫易成於四聖人之手莫不先後相因伏犧演河圖文王演伏犧周公演文王孔子演三聖後世之言易也則在夫孔子之後矣故當由孔子之易以求三聖之易自流徂源由末及

本也孔子之易其彖象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皆所以承三聖人擴而充之也其繫辭上下探索羲文之前包舉萬世之業其扶示道本挈舉易鈕轉斡神機推出兩儀四象造起天地萬物則在夫易有太極之一言固當即此以為學也知孔子之易則知三聖之易矣嘗聞之師讀易者當先讀繫辭其次說卦序卦雜卦其次讀乾坤二卦既精且熟然後讀屯蒙諸卦此學易之序也葢意言象數之本皆在於是矣故取太極一章以為學易之

標準類繫辭文言說卦彖象之名義探諸太極之前而演其隱徵諸太極之後而演其顯問津洙泗以及河洛遍參諸儒庶幾數年之後可以學易觀道易神之髣髴不失吾身之極焉故取道易神等二十三條為一類合為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謂為易道蘊極演諸太極之前者也其次取太極等六條為一類合為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謂為易有太極所以演太極也其次取易書詩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名義人與皇極

等凡二十四條為一類合為一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謂為人道建極合隱顯而立極成易也其次分易為四為伏犧易文王易周公易孔子易合為四聖易圖以示其序而各為之說為之圖演太極之後所以成易者也其次為孔門言易諸儒擬易傳註疏釋等類以為易之支流餘裔見太極為易之用極盡而無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焉爾矣凡十類六十篇總謂之太極演云年月日陵川郝經書於儀真新館

周易外傳序

孔子承三聖之易為之作傳凡道德之要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天地人物之在夫意言象數之間者莫不充周表著推致其極易於是乎集大成聖人大經大法之原而不可加損焉蓋數聖人之制作孔子復以聖述聖故也後之人德未至於聖欲以一已之見求夫數大人之意雖敝精極神不免於猜揣料量之私不能造夫真是或有見焉而不能純備斷然自作則違戾遠

甚是以紛紛藉藉至於今而不已也夫易聖人所以用道之書也伏犧氏按圖畫卦以述道造書契以開斯文之統歷數千百年至於黄帝堯舜氏而法制始備又歷夏商千有餘年而文王受命作周重伏犧氏之卦繫之辭而命之為易聖子周公心傳口授分其文而繫之辭以斷其吉凶復六百有餘年而孔子出焉晚年讀易而韋編三絶以求三聖之意於是退而修經推皇帝王伯之世而本乎伏犧終於五霸列為四經而為易作傳尊

之為經以冠夫詩書春秋使天下萬世共用一道畢畫前之固有重後之逆數造無窮之形器壞無窮之形器而一易之用不可勝窮矣則伏羲氏述道文王述伏羲周公述文王孔子述三聖世代相去若此其甚遠也聖人之作若此其鮮也以聖述聖若此其恭也至孔子而僅為成書猶以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則易之大不能一聖人當一世而為之必數聖人數十百世而僅成以孔子之聖不敢自

作曲為之述而猶以為未旣盡而懼或有過後之人乃欲以一己之私遽述數千載之徳業四聖人之能事又輙自作為不亦難矣哉且自孔子沒曾子子思孟子得其傳而著之書雖皆易道而不及易中一言繼而火於秦雖幸而以卜筮之故易之書獨存天下之人秖以卜筮視之而其道不明也漢興言易自田何本其所自謂孔子授之商瞿子木而授受及何何為傳數篇而不傳自是學各專門原遠而末益分矣揚雄之學最為深到

準易作玄而不述易道東觀學者雖盛而祇為傳註之學亦各專門自私而明夫易道者亦鮮魏正始間王弼以二漢之學為之註唐世以為至當而孔穎達為之疏學者至今宗之殆亦專門之學也寥寥千載竟無聖人而述聖人家異傳人異義易道不可復聞矣故王通謂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惡其私而專專而分分而異卒使聖人之意不可得而見也宋興大儒輩出莫不以闡明易道為已任於是華山陳摶肇開宗統

而濂溪周敦頤西都邵雍遠探羲文周孔之業推演意言象數之本至侍講程頤大變傳註為易作傳直造先秦布武聖門其諸師友更唱迭和易道幾明令二百有餘年矣學者復各壇其師傳立論馳說求新角奇誕夸而自聖言義理者不及象數象數者不及義理又往往雜入偏駁小數異端曲學周邵程氏之學復昧沒而不明其謂王弼虛無正義厚誣妄旹悖理傷道者不可勝紀又甚於專門之弊矣反復壞爛遂至此極世代如是之

遠聖人不作如是之久蠹食穿鑿如是之衆且多也又豈一人之專見臆戾所能蔽之哉則聖人之意終不可得而見矣竊嘗以為後世雖無大聖人兼綜諸聖以述夫聖如孔子之集大成苟不以一人自私曲學自蔽專門自聖削去畦町沒夷滋蔓排斥一我開示公道合漢魏唐宋諸儒之學順考其往逆徵其來積數千百年之學問數十百人之能事契其所見會其所得合天下以一心通天下以一理貫古今以一易聖一而後世百之

聖十而後世千之遡流求原問津以濟乎道則亦庶乎
其可也故不自揆嘗欲論次孔子以來述易而有合於
聖人者纂為一書而未能也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
宋人館於儀真留而不遣五六年間頗得肆意經傳及
被刦殺出居別室益曠寂無事乃據所有書及故所記
憶者自孔子以來迄於今凡訓詁論說諸所註釋敷其
至精去其重複義理象數兼采並載巨細不遺不徵其
人惟是是與各以世代第其先後凡諸經傳子史百氏

易之自出而不謬聖人必當闗涉引用者亦各依世次編入其流入老佛異端曲說非聖人意者則盡刋黜夫漢魏傳註之學則至於魏王氏唐宋論議之學則至於宋程氏故備録二氏以為諸家折衷經有所見聞者則彌縫其闕而要終之且徵之歴代之得失以為易之事業窮源極委致諸道易神之本然以為一經之綱領疑而不可固必者則存而弗論以俟能者積成八十卷旁搜遠蹈創圖立說為太極演二十卷申明列聖及諸儒

餘意共為一百卷易之成俶落周世謂之周易近世或單稱易及大易等以為題而不言周有未當言者故仍稱周易孔子為經作傳既謂之傳矣後之人復為傳註則皆傳外之傳也故曰為外傳且示不敢自同於聖人之作也然亦未敢自為成書後來繼今或别有所得當復增入云九年春正月立春日郝經序

續後漢書序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

昭烈以宗子繼漢即位於蜀討賊恢復卒莫能相一而折入於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為偏霸僭偽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為正魏雖受漢禪晉尚為簒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采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註壽書補

其闕漏辨其舛錯續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歴南
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歳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為也
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
烈為僭偽至晦庵先生朱熹為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
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
壽書經嘗聞縉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
焉及先人臨終復有遺命斷欲為之事梗不能中統元
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

不令進退束臂抱節無所營為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立限斷條目以吏壽書乃作表記傳録諸序議賛十二年夏五月令伴使西珪借書於兩淮制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註之異同通鑑之去取綱目之義例參較刋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為僭偽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録八卷共九十卷别為一百三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袪曹丕之鬼蜮

破懿貽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核正偽曲折隱奥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為書大抵聖賢道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曀昧一時流光百世故韓愈謂以彼較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蓋亦失中之得古人之志也嗚呼安得復於先君而告卒事乎十有五日庚子具位陵川郝經序

王衡真觀序

人並天地為三極其為道則一凡義理象數皆所固有學必周知然後為至已是以聖人仰觀俯察範圍曲成推步占候以為大法著之詩書六藝謂夫人而所當知也故自天子至於列國各有官守以世其業其法家至日見猶夫土田疆理州閭井邑人能道之於是一世之人莫不知天祇畏奉事恐懼修省通三極為一敬貫萬變為一誠天命不違人心人事合於天道天與人一純

而無間所以為二帝三王之世也及周之衰如蝃蝀巷伯大東定之方中漸漸之石等作皆細民宦寺役徒之辭亦能言天以為風其列國名卿賢大夫于變異之際道其所以然言君而廸畏乎天如裨竈梓慎萇弘晏嬰往往有之仲尼之門顔閔而下七十子三千之徒問學之際一不及曾子子思孟子著書難疑答問而亦弗及皆知其法以為常事置而弗論文武之道在人而先王之澤未斬也至戰國縱横異端並起道厖術雜莫不以

人勝天天人始二視天夢夢于已無與放辟邪侈無所
顧忌怪異疊出不知警懼益殺人以逞卒皆大亂亡滅
其遺書古法或有知者如子韋唐昧尹皐甘公石申呂
不韋各専門名家無復大聖大賢之能事一世之通學
為陰陽數術之流矣然賴數子傳其緒業漢興學者得
以尋繹於是張蒼司馬談及子遷鄧平唐都落下閎董
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馬續張衡鄭玄劉洪譙周皆著書
推衍而翼奉李尋谷永襄楷蔡邕于昏君亂

朝横身論列壓之以天懼之以禍使聞者奪氣流汗謂之天譴大有功于漢室于是四百年間復知畏天有三代之風焉南北七代其太史多能占測以言休咎儒者則猶有崔浩高允漢氏之遺烈也隋唐以來學者以為異端謏音小道而恥言之其星翁歴史列于有司備員而已復設私習天文之禁使天子至於庶民皆戴天而不知所以為天至有謂天變不足畏者于是三代二漢之學絶矣經自知讀書即嗜天官學常欲纂古遺法以合

天人求其所以然畏法律禁忌而不敢為今上即位之
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
真積年不遣曠寂無聊乃攺修陳承祚三國志至為八
録推本六經三傳諸子史自漢魏晉隋唐諸天官書志
及所齎宋金源氏與本朝燕都臺司秘書為歷象録具
述歷代星歷傳之以理既成書狀官茍宗道為之音註
請別為一書乃更論次復加損益益之以圖象細行歷
變異事應等類凡十二卷名曰玉衡真觀天地之道真

觀者在璿璣玉衡所以觀之也拘幽之中仰視斥天十餘年間凡天地日星之變徵之於書若合符節嗚呼安得弛習天之禁以是進讀於人君傳之學者使天下後世復盡知畏天哉中統十四年癸酉六月十五日丙申具位陵川郝經序

變異事應序

孔子作春秋書日食地震星變議而不辨故不言其事應至左氏作傳始具載占侯之辭與其事應于是史記

漢書歷代諸志皆宗其法事與變符而象占有徵矣夫人之善惡兆乎思慮必動乎四體而其憂喜必徵於聲色見於氣貌蘊於内則必發於外而不能掩况事變之大者乎將有大故陰幾沈潛而鬼神已知其氣焰朕兆必見於天不能恐懼修省以圖消弭則事必效而無及矣嚴哉懔懔乎天人之際甚可畏也君子所以懲忿窒慾慎獨而戒於屋漏絶惡於未萌弭變於幾先也邵康節曰思慮未發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思慮之

先藏密之地閑邪存誠可不務乎故修省於無變之時者上也遭變而修省者次也事變尋至而不悟者刑戮之民也紀變異徵事應布列簡牘以詔以告其扶助道教至班固漢志曰古歷五星之推亡逆行者至甘氏石氏經以熒惑太白為有逆行夫歷者正行也古者天下太平五星循度亡有逆順日不食朔月不食望自周室衰亂臣賊子師旅數起刑罰失中雖其亡亂臣賊子師旅之變內臣猶不治四夷猶不服兵革猶不寢刑罰猶

不錯故二星與月爲之失度三變常見及有亂臣賊子伏屍流血之兵大變乃出甘石氏見其常然因以爲紀皆非正行也劉向亦言日月食及五星逆行非太平之常自周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是殆不然夫有人事即有天變雖聖王在位極治之世不免於疾病憂戚死喪誅罰更革廢置予奪征討而天地日星亦不無崩震鳴裂薄食移徙飛流逆順伏見犯守第治世鮮而小亂世多而大耳以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

亦有征伐戰鬭流放誅殛拘幽誣誚叛逆崩殂之事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桑穀共生大風拔木等亦書于策豈天地無變二星不逆行乎且仰觀俯察推測占稽皆聖賢之能事其書之必備第以秦人焚滅典籍二帝三王之簡策曁西周之行事皆沒而不得聞故其變于事不可徵也賴孔子作春秋左氏為春秋作內外傳東都以來纔見一二變應可得而述固向據之遂為周衰曰月始食五星始逆行甘石所紀非正豈通識哉今據春

秋左氏傳國語託始於周幽王據史記二漢書三國志晉書終於晉恭帝宋高祖之簒上記其變下列其事各別為章凡一千一百六十九年君臣父子之間中國外域之際兵戎之起誅殺之行崩薨之象簒弑之端僭叛之由割裂之勢專擅之故亂亡之本自王而霸自霸而雜日流日下兆變於上應之於下者亦已備極姑為占候之案其占法已各具經星緯曜諸星氣本宮下故皆畧而不書

陵川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陵川集卷三十

元 郝經 撰

序

送常山劉道濟序

歲癸夘秋八月道濟兄南歸經為之言曰道之不行也非謂佛老小人之相害也由君子之自不行耳道之不競也非止謂君子之不自行也由反倡佛老小人之為

禍耳蟲生於木而蠹其木則木萎而蟲死焉有拄其本而能振其末者哉已為之已得之已不為之已何得哉茍君子能審其道而篤行之佛老小人雖盛也殆將何所至乎茍不能也不反倡之而為禍以眹天之定猶可也可倡之而為禍拂天理而絕吾道乎則彼將肆行而莫敢誰何也昔也自宓犧至於舜道傳而天天傳而人而人自道矣自湯至於文王人傳而天天傳而道而人亦道矣自周公至於孔子道傳而書書傳而人而人猶

道矣孔氏而下人失其道孟軻猶能道其道天其天人其人書其書使人不入於楊墨而爲非類矣後雖佛老更興異端並作揚王韓歐之徒衡而爭之猶能扼其吭而斷其舌使人知有此道矣今之君子非不能爭之又特倡之倡佛老而爲禍虛無寂滅乃曰此可以致精微而保吾生也鼓小人而回天衷蠹賊生靈爲鬼而爲蜮乃曰此可以致富貴而充吾欲也侮聖人非聖言繪句雕章謠東風而咏楊柳乃曰此可以大吾聲名而廣吾

業也故其身愈張而心愈亡欲日彌而道日微此道之所以不行也於戲吾道也天道也地道也人道也夫如是將壞天地而絶人類歟誠欲壞天地而絶人類則吾徒何生也天既使吾徒生則道之將行也歟

唐宋近體詩選序

事有至大物有至多者萬言之文不足以盡其理詩四句何以畢之所謂至簡而至精粹者也故必平帖精當切至清新理不晦而語不滯庶幾其至矣五言難於七

言四句難於八句何者言愈簡而義愈精也譬如觀山諸山掩映中有奇峯一二則諸山皆美矣若一二奇峯平地而立便有峭拔秀潤氣非樓石劒門少華則不能此絕句全篇詩人所尤重也今集唐宋諸賢絕句全篇之可為矜式者與夫傑辭麗句之可以警動精神者條例而次第之為訂愚發蒙之具雖末學亦窮理之一事也學者其無忽歲甲辰八月二十五日陵川郝經題

再送常山劉道濟序

中國之勢不振正大之道不明禮樂之治不興天地一元之氣湮淪茫昧杳然廓然者豈無所自而然乎必有以也世無昌揭之士故亦無明盛之功而庸鄙樸樕乘漏抵罅私小惠立小道衒規規之文信淺淺之議擅子子之學以愚吾民以誤天下以基禍亂而自謂經綸大手古莫我若舉世而不能辨比行而不能改此故之以也是以如是其危且亂久且遠而莫之或止矣噫其猶是而遂陷吾民為禽犢乎抑亦將遂崩陵而浸以勦絶

乎其亦鬱之久悖之極亂之至將大有以昭晰也否之

上九曰先否後喜剝之上九曰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蓋

為否極而必泰亂極而必治也今而危亂既極矣天亦

將興明盛之功也欲興明盛之功則所謂庸鄙樸樕者

必大殄也而儲靈孕秀必芬芬郁郁巍巍昂昂而降昌

揭之士也必學崇高廣大有用之學必恢宏遠博達有

為之器必施聰明睿知神武不殺之材而使敝者振闇

者明廢者興除百世之害富百世之用享百世之譽任

百世之責奮乎百世之上俾百世之下必仰之如日星重之如山嶽矣豈堂堂天地斡制萬化欲興明盛之功而寂寥索莫乃無此人哉必有之矣其興於此時也余亦必得而見之矣由是則余輩之所以誦書學道修身立志者乃有所試也天期不愆屬運而會則結余髮歛余衽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其無空老矣天而不欲已亂也則之人也之功也與余輩之所學及余輩之所期者庸可冀乎其髣而已也必矣若道濟者其誼高學之正

器之遠以大又非余輩之可企也所謂昌揭之士也其興明盛之功也必矣於其行序而勉之十有一月五日也

送太原史子桓序

霜風呼沙陰霾悅天拉豈而號枯昏曀曀驚飑飑道殣裂膚而羸卒墮指者相望也宜乎墐户孿處以充天地之閉塞贊玄冥之化育史夫子胡為來哉其有驛傳之急而郵檄之遽歟則宜有貂貉之重狐纊之温而夫子

累乎其單也其有貴俠之游校獵之樂而衝風冒寒而出也歟則宜夫腰金而戛響鳴弦而挾矢而夫子氷鬚局脊扶蹇而邅也其欲徒步千里扣閶闔而振長策乎其欲揺吻於諸侯之上奔歷於權勢之路締從連衡合鬭而弭兵乎其為龍斷之利而戰寒暑於道路乎其欲苟富貴務僥倖而以驕妻妾恣嗜欲乎是數者皆世人之所奔競知愚之所共趨雖外寒暑而必為者也夫子寧有於是乎夫子之操之志以父之故而越險阻犯霜

雪跋涉山川餓體凍膚而不顧箝口槁腸而不恤窮天地之所覆載際日月之所照臨汲汲遑遑斃而後巳庶乎其一遇也嗚呼篤孝哉史夫子乎犯霜雪之志則亦古人寢氷之志也唯天福善應誠其亦必有遇也巳觀夫霜雪之塗冒寒而往來者或以勢或以利或以智出於一塗而志趣之異也如此則夫觀路人者不宜一以路人觀之也丁未冬太原史子桓索父不獲過保下適燕都書此以贈

送漢上趙先生序

窮先生者此行也達先生者亦此行也漢淮亡鼎停北首仵異俗而荏異聲茹腥衣毳而不獲安土敎化振書闇闔矣謨廊廟致君乎三五赫耀文明之光賁冒草木樹正大之業宏嶶行之號則此行也窮先生者也雖然窮乎此而達乎彼果窮也耶先生嘗蹈夫常矣而未蹈乎變也嘗行夫一國矣而未行乎天下也天其或者欲由常以達變由一國以達天下歟昔之所覩者江漢荆

衡而已今也仰嵩高瞻太華涉大河之驚流視中原之
雄浸太行恒碣脊横天下昔之所遊者荆吴閩越而已
今也歷汴洛睨關陜越晉衛觀華夏之故墟覩山川之
形勢見唐虞三代建邦立極之制齊魯聖人禮義之風
接恒岱之曠直激燕趙之雄勁昔之所學者富一身而
已今也傳正脉於異俗衍正學於異域指吾民心術之
迂開吾民耳目之蔽削蕪漫斷邪枉破昏塞俾六經之
義聖人之道焕如日星沛如河海巍如泰華充溢旁魄

大放於北方如是則先生之道非窮也達也士居中守正執德不回明通人物容格鬼神而大參天地恒達而不窮素患難達於患難素夷狄達於夷狄時有時而窮事有時而窮理則達矣噫仲尼窮於行而達於聖孟軻窮於行而達於賢史遷窮於行而達於史杜甫窮於行而達於詩韓愈窮於行而達於文果窮也邪此行也人視先生以為大窮經則以為大達先生可縱軌揚轡沛胷中之浩浩蕩通達之坦坦蕩行而無慮矣鄙辭滋蔓

不足以為贐姑以為繞朝之鞭

送鄉先生宋君還燕序

觀君子之所養不于常于其變變于外而不變于内者養焉者也變于外而内亦變焉者無所養者也天命我以德執之不回守之不易養之無害而已矣我何加損焉又何榮落得喪之足變於其間哉故君子無變非無變也變在物而不在我也大浸稽天而我不溺熯火灰山而我不熱疾雷破柱而我不動彼則變矣奚事於我

哉此君子之所以有所養而無所變也觀所養則觀所變而已矣小有所得侈焉爾小有所失戚焉爾區區於銖兩汲汲於毫末悵焉如偏者則其所養可知已鄉先生宋君經自垂髫識於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已而北歸紛拂而不救窘散而不支尼邅顛躓而不振殆一紀焉戊申秋復一拜于保下而氣若是言若是行與文若是不少變焉由此觀之先生之所養亦可知已於其還也而為之序以識先生之養與余觀變之

所得云

送王之才南遊序

君子之動無茍焉爾矣動為一身則有一身之義也動為一家則有一家之義也動為天下則有天下之義也内焉而有所定外焉而有所止動而必中中而必可法於時人昭於來世而必無所茍焉如是可動矣故伊尹一動而成殷太公一動而興周子房一動而起漢孔明一動而王蜀不然則食蔬而衣敝處僻而居陋安時而

守順存心而養性不動而可也彼躍馬揮鞭横金匝玉被貂厭毳不避燥濕寒暑弊弊焉跌蕩唐突於浩浩之塗者謂之為身動也則心溺而形枯奔蕩蹶趨不能固筋骸之束矣謂之為家動也則尊卑倒置疏戚逆處父子無以親夫婦無以别長幼無以序矣謂之為天下動也則治亂安危之道戡定寧一之理彼惡足以知之不過夫苟富貴役趨走奔競夫勢利之間耳是以目途中觀道左未嘗不為三嘆也友弟之才積精藴志儲秀孕

靈靜而養之有日矣而未見夫動也諺有之三年不蜚蜚將衝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今膏車秣馬將有所動也果為一身歟為一家歟而為天下歟必一夫此以正大之學著高明之業振起衰俗使天下知余後學之有人矣而不一夫趨走富貴奔競勢利也余方恬處靜以自存吾子其着鞭前路不失其馳而後有忻慕者矣

括囊圖說序

人肖天地以生者也故有心中之天地有掌中之天地

有書中之天地蓋天地之理在人心而其文在指掌其象其畫則在乎書是三者人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而俯仰之間舉世而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可乎哉夫知天之所以然則知日月星辰之所以然知地之所以然則知山河草木之所以然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又舉世之漫不加省與草木共朽而不悟者夫知其然者知其法也見其象也形而下者也知其所以然者知其理也見其心也形而上者也故邵子曰今之學者

知歷法而不知歷理能布算者落下閎也能推步者甘公也二人者知其法而不知其理者也唯揚子雲知歷法又知歷理故自三代而下以理合數知所以然者揚子雲一人而已子雲而下以理制形知所以然張平子一人而已天之高星辰之遠宜乎無有能知者之人也而知之是根於人心之固有而所當知者也嗚呼仰而觀俯而察天地自若豈難知哉顧第弗學爾少陵杜君叔通博綜問學精於歷數有太史公家傳之秘懼學者

之以為難知而弗學也欲人之即法而知理也於是分裂天地運行日月森羅星辰媲為一書曰天地括囊圖說使人開卷即悟灼然心見上章閹茂之冬與經會于保下命題其端經方憒憒罔無聞知俯仰之間漫不加省敢妄為滋蔓乎雖然契義之重有不克讓者故疣贅而書之十月一日既生魄陵川郝經題

送柴梓材序

歲庚戌冬十有二月柴君梓材來先余於王內翰座識

其兄賢之而交未定也及梓材來氣爽而色潤容裕而禮下與之年年甚富與之語語甚和而節也乃嘆曰不有其中外其如是乎是必縉紳先生淵源之涵育賢父兄朝夕之訓誨不移於流俗而有守於中者也將告歸為之言曰今而天地自若也山川草木亦自若也何獨至于人而有變也哉人之性自若也其氣其形亦自若也何獨至於今而有變也哉學校之不興流俗之所移留而不反仆而不振潰亂而不救顛覆而不支疾日彌

留無有為藥而起之者卒至於元氣死而人道喪也雖然苟不顧流俗挺然特立誦書以益其智寡欲以全其仁力行以振其易明王興而道行矣則可以革弊俗去弊政苴漏補鑄張皇仁義致君乎三五躋民于壽樂按鴻謇于無窮建碩業于不朽明王不興而道不行也則耕于荒閒之野釣于寂寞之濱抱明月而長歌吸孤風而高蹈亦可以養天倪而樂天命豈流俗之足移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夫若是是無文王而興者也真豪傑之士也嗚呼彼徇流俗合汙世黄金横帶馳騖於天下者自以為豪傑也由是觀之果真豪傑也哉今昆仲既志於道卓然樹立終不為流俗所移則古之豪傑之士何遠之有於其行書以贈之

送道士申正之序

天地有剛大挺特之氣隨物而賦用究轉旁薄豐溽旻羨囊括六合之外充塞六合之内明白輝光引而上也

則為日星巍業岐極萃而下也則為山嶽溶而流則江河欝而茂則草木翼焉飛雲蹄焉走陸則鳥獸也皆是氣之用也其在於人則精液純備溥博淵深剛而不撓大而不局挺特而不流卓犖而不倚紐而不睽結而不離宜夫養之而不害振之而不挫擴而充之而不弊瀹而疏之而不滯以盡其用也而乃冒涘而使之不明委靡而使之不立狹其大而自小削其剛而自弱峩大冠襜大袑駢風雲偶月露執筆綴辭而已未聞有以剛大

之氣正大之學振末俗而障頽波者一有長材偉人出於其間則蝟起而疾視譁而攻之默而穽之必使之顛踣壞亂而后已悲夫剛大挺特之氣不能自用而卒自弊道之所以不明士氣之所以昧沒而不振也辛亥春鄉叔申君正之馳驛至自燕余見其羽衣雲集環列拱捧瞠乎其光鬱乎其氣退而嘆曰盛矣哉是其所以主盟其道而大行於世歟能全其氣而用之者也衆一而氣集氣集而用大故離者可合而弱者可强是以犯霜

雪歷夷險而不阻振聲名宏敎化而不侈去琳宫度沙磧吟笑自若御使車奉王命恬然自得宜其光事三師卓然樹立而不私屹若扶持而不墜也嗚呼彼方自振如此吾徒自弊如此可若何正月六日陵川郝經序

儒行序

世之所謂儒者文章而已矣父師以之垂訓學者以之為務有司以之進退多士是以翕然相尚炳然相輝而儒之為儒不復古矣蓋文章者儒之末而德行者儒之

本也務其本而末自從有諸内則必形諸外韓之所謂根之茂者其實盛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則謂之儒者可工於文章而已矣乎文章工矣行如之何秦君道隆志乎古者也欲學之知所先務乃取儒行一篇并其傳注鋟木而版行之庶幾天下不獨以文章為儒以德行者為儒也人之去浮華植本根茸澆訛尚忠信雍雍皥皥復古之治其張本於玆乎歲辛亥夏五月甲戌陵川郝經序

刪注刑統賦序

宋真尚書德秀云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魏右經甞以是為不刋之論葢金有天下席遼宋之盛監於二代擁八州而征南海威既外振政亦内修立國安强徙都定鼎至大定間南北盟誓既定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四鄙不警天下晏然大禮盛典於是具舉泰和中律書始成凡在官者一以新法從事國無弊政亦無寃民粲粲一代之典與唐漢比隆詎元魏高齊之得

厠其列也是時太原李祐之精專新律試吏者皆出其門臺省寺監藩邸郡國名卿能吏郁然炳然癸丑春其外孫劉君敬之出祐之刪注刑統賦一篇精約博綜首尾原委有宗有趣酌人情而歸之中不峭刻不慘激本之仁恕真蒞政之銓衡也熟之復之然後知真尚書之言尤信國家今地過于金而民物繁夥龍飛鳳舞殆四十年改正朔易服色修制度之事謙讓未遑雖然必欲致治創法立制其先務也昔漢高帝百戰之餘食未下

噎而命蕭何造律令張蒼定章程韓信申軍法叔孫通制禮儀陸賈著新書史臣以為日不暇給而規模宏遠令有漢氏之地而加廣有漢氏之民而加多豈不為金源氏拓跋氏之治乎創法立制此其時矣發源張本必自是賦始敬之甚秀而文與余游者有年請題其端余謂之曰文中子居家不暫舍周禮門人問焉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敬之其執此以往豈不為李氏之介孫乎

年月日郝經序

朱文公詩傳序

古之為詩也誦歌絃舞斷章為賦而已矣傳其義者則口授傳注之學未有也秦焚詩書以愚黔首三代之學幾於墜沒漢興諸儒掇拾灰燼墾荒闢原續六經之絶緒於是傳注之學興焉秦焚詩書尤重故傳之者鮮書則僅有濟南伏生詩之所見所聞所傳聞者頗為加多有齊魯毛韓四家而已而源遠末分師異學異更相矛

盾如關雎一篇齊魯韓氏以為康王政衰之詩毛氏則謂后妃之德風之始蓋毛氏之學規模正大有三代儒者之風非三家所及也卒之三家之說不行毛詩之詁訓傳獨行於世惜其闊畧簡古不竟其說使後人得以紛更之也故滋蔓於鄭氏之箋雖則云勤而義猶未備總萃於孔氏之疏雖則云備而理猶未明嗚呼詩者聖人所以泰天下之書也其義大矣性情之正義理之萃已發之中中節之和也文武周召之遺烈治亂之本原

王政之大綱中聲之所止也天人相與之際物欲相錯之間欣應翕合純而無間先王以之審情僞在治忽事鬼神贊化育奠天位而全天德者也觀民設教閑邪存誠聖之功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聖之用也正適於變變適於正易之象也美而稱誦刺而譏貶春秋之義也故詩之為義根於天道著於人心膏於肌膚藏於骨髓龎澤渥浸浹於萬世雖火於秦而在人心者未嘗火之也顧豈崎嶇訓辭鳥獸蟲魚草木之名拘拘屑屑而得

盡之哉而有司設規父師垂訓莫敢誰何以及于宋歐陽子始為圖說出二氏之區域蘓氏王氏父子繼踵馳說河南程氏横渠張氏西都邵氏遠探力窮而張皇之逮夫東萊吕伯恭父集諸家之説為讀詩記未成而卒時晦庵先生方收伊洛之横瀾折聖學而歸衷集傳注之大成乃為詩作傳近出已意遠規漢唐復風雅之正端刺美之本釐訓詁之弊定章句音韻之短長差舛辨大小序之重複而三百篇之微意思無邪一言煥乎白

日之正中也其自序則自孔孟及宋諸公格言具載之毛鄭以下不論其旨微矣是書行於江漢之間久矣而北方之學者未之聞也大行臺尚書田侯得善本命工板行以傳永久書走保下屬經爲序經喜於文公之傳之行與學者之幸且嘉侯用心之仁故推本論著以冠諸端

率義會序

古者井天下之田制鄉飲之禮俾從居棊布守望相助

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持起揖讓於閭閻生友義於里巷使之睦婣任恤豈弟和侃鑠其倔強悖誕兇悍不馴之氣銷天下之爭端而莫肯為亂後世先王之禮廢而人道解散無情義以維其心骨肉睽為仇讐肝膽濶為楚越於是戍卒役徒黠兇盜販敢為亂首厲階而天下被其禍嗚呼聖人制禮之義其於維世不亦深矣乎順天當燕趙之衝自昔號多豪傑兵亂以來三十餘年生聚教育將復治平之舊俊茂輩出往往露頭角以氣相許

而合為君子之朋一日相率過余曰我輩十餘人欲以古井田鄉飲之義歲時羣聚凡吉凶賓嘉相侑而不相悖不尚華靡不為驕奢義則相勉而過則相告其有不如約者則會義而合攻是可行乎余應之曰是相率而為義者其誰曰不可乃名之曰率義會而為之叙其意又為之載其載書曰凡我同盟以義相合毋以利暌過則面質毋退後言險阻艱厄共為引手始終一心以崇大義各啟悃臆無或有慝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絀其

禄無以逺到

心庵先生陰符經集觧序

大庭軒轅降及叔世道書襍疉往往備言曲論如數山石如觀海波故大者至數十萬言小者亦不下數千言至於陰符獨三百餘言而已於是歷為究竟意然後知至言必簡聖人之意有所靳也夫道幾而已矣非幾無以見也天地幾而已矣非幾無以用也故幾之所在不可周測通圓而神惟妙是用潛於動静之理發於翕闢

之氣見於消長之象伏於存亡之形造起萬變樞泄運
化使天地萬物由之而不窮而天下莫能知莫能窮遂
為天下之至微陰符一書聖人所以發其幾攄其微示
人知而藏之密者也端緒則見引而不發天地萬物之
幾在我沈沈默默如執左契如持權衡無往而不合無
往而不中無往而不應無往而不時其體則靜其用則
無窮雖三百言而天下之理無不備故言道術者得之
則可以窮神知化握道之要言治體者得之則可以致

君堯舜隆平天下志士得之則可以籠罩宇宙揮斥風雲處士得之則可以藏舟于壑遯世無悶養生者得之則可以精神健羨騎氣御風數家得之則可以竒偶變化逆知來物兵家得之則可戡定禍亂從横無窮萃而合之則一言散而推之則萬變其支流餘裔各底於成有不可勝言者嗚呼禍莫大於發人之幾聖人立經陳極則發道之幾故其情深其文切其旨秘以斥其辭約以要觸造物之忌訐造物之藴不敢備言曲論聖人之

意其深矣乎是書之有傳注尚矣三代而下不啻數十百家各據其所見而各著其所傳莫有為貫而一之者丙辰冬余外叔司馬可道來以心庵先生集註三十卷見示天真皇人而下會義三十餘家末以己意為之結斷汪洋炳烺周悉備至上下數千載始為完書且命經敘其意先是常識先生於常山皇極道院而為之記令其可辭於是推本論著而書其端先生姓趙氏名素字才卿嘗被徵賜號虛白處士云丁巳元日陵川郝經序

送張漢臣序

丁巳夏四月不雨枯風吹塵赤野立塊穡人焦勞額地祈穀子張子奉其母以行既南輳陵川郝經告之曰之時也之士也行安用也擢禮闈之桂探驪龍之珠振書閶闔魁岸炳烺吾子之事也從臾義列紆餘籌策撼搖王公大人嶷嶷以樹立吾子之材也擴充王澤兼善致治旱火不光而雨天下吾子之志也是三者吾子之所固有而所素志也而乃問舍求田下元龍之樓而甘心

許氾與夫初心不既背矣乎張子曰噫吾以子為知己而莫吾知也孔席不暖墨突不黔而懐王者小人之事也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龍虵行使止尼固非我之得專也紆朱紫步巖廊身名俱榮焜耀一世非吾所惡也負耒耜溷塵梗窮巷束臂蓬累而行非吾所欲也氣數使然固非我之得專也在我者盡窮達非我也在我者盡貴賤非我也可行矣雖無是行其無是行乎不行矣雖有是行其有是行乎故拔樹接淅微服絶糧聖人

所不免刟其下乎經聞其言以為向者知張子之淺而見其面乃今知張子之深而見其心也若張子者可謂速於行而以理自適焉者也於是書其言以賛其行

陵川集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陵川集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錄監生臣陳韶

陵川集卷三十一

元　郝經　撰

述擬

先人初命經為決科文述擬宏詞數十首仍命各依歷代體制立法措辭謂西漢格高辭約有先秦三代遺風後世辭章不可及已東漢而下至晉宋六朝漸趨近體駢儷之作李唐以來對屬切律遂為四六謂之官樣或

為高古以則先漢依放盤誥則以為野而非制故皆模寫陳爛謹守程式不遺步驟至於作者如韓柳歐蘇亦不敢自作强勉為之而世謂之畫葫蘆行之千有餘年弗可改已然而點化詩書六經雜用先秦二漢暢如陸贄質如吏部富如文饒情如封敖雄如東坡工如彦章學經作句亦足自為要之典雅古贍情實感激得體而已故自東漢終於李唐為詔赦制冊檄書露布等述其事而擬其辭其後專為古文不復記録近在儀真館與

書狀官尚宗道論次詩文雜著裒集追憶得故述擬者若干首復依世次別為類云

漢淮陽王檄郡國討王莽文

淮陽王更始元年春陵戴侯曾孫玄即皇帝位光武大破尋邑於昆陽遣將破武關檄諭天下使共誅莽

漢更始元年月日某官告郡國宗室父老士庶漢德休明天命未改豈容僭偽久肆叨竊俾我高廟神靈無所

馮依億兆之人遂墜塗炭皇帝陛下以近屬懿親不忍失職坐視夷滅是用奬率宗盟纂承大統恢復漢室誅讐討賊今月某日類于上帝遍告山川羣神即皇帝位於淯水之上逆賊王莽椒房餘蘖飾詐搆偽夤緣為姦適漢統之三絶秉四父而輔政言方色厲谿壑深固謙遜畀讓象恭滔天遂弑孝平皇帝抱負孺子比德周公號曰安漢其實簒漢既受九錫因稱假攝假而不歸遂謀即真卒盜有我有漢更建位號改易制度變置名器

顛倒六合翻覆海宇弗寧弗令擾弊民物鋪張妄意潤
色虛文自以為新於是黜奪我大漢諸侯王剪滅劉宗
俾為齊民至於金刀錢文亦不行用我高廟十二室遂
不血食聿至於今奮其威詐逞其暴戾窮兇極惡過於
桀紂乃自以為黃虞復出志欲盈溢高視濶步鄙隘漢
家毒流諸夏禍延蠻貊四海嚣然猶未足厭今幾二十
年矣故家遺民無不歌謳思漢刻我宗室之人哉惟我
高皇帝肇造區夏伐秦救民軼於湯武孝惠文景武宣

文治幾於三代鴻恩靡惠暢浹穹壤膏於肌膚藏於骨髓哀平短祚惡不及民豈令姦偽異姓遂盜有之乎紫色蛙聲餘分閏位秦政楚羽皆爲我漢驅除莽又萬一弗逮憑藉外戚恣偽矯誣豈令遂綰皇帝璽稱説天命乎且外戚呂霍上官稗我漢道皆伏其辜豈獨釋莽使遂代漢今漢兵已斬莽將甄阜梁丘賜取究又敗嚴尤陳茂下昆陽定陵郾又殺王尋王邑破莽兵百萬徇潁川諸郡偏師入武關攻三輔矣羣龍奮迅大人虎變風

蜚雷厲星馳電邁火德炎運有光燭天凡我劉氏及故臣民宜各率先共雪讐恥誅莽釁社訊清郊廟復爵土為侯王一如漢制如或尚為逆黨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昭烈帝討吳孫權檄

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令呂蒙取荊州襲殺關侯稱臣于操昭烈帝章武元年自率諸軍伐吳移檄諭權

年月日尚書令某諭孫權及江東將校部曲父老士庶

先王之典負固不服則侵賊賢害民則伐矧于僭竊位號蔑寡王室屠害方伯黨附叛逆者哉是用興師以致天罰申明逆順庸示播告夫叛逆之罪小黨逆之罪大逆而無黨則為惡者孤實繁有徒則為惡者衆故先王重治賊黨春秋必誅同惡所以湯伐韋顧而夏桀喪齊桓侵蔡而楚子服我高皇帝虜魏豹以禽項羽光武皇帝平隗囂而滅公孫皆先治賊黨之義也國家遭陽九之厄當四百之運漢道弗昌皇綱不振致令羣盜撑裂

於縣曹操父子闚闞神器陛下以帝冑皇孫誕膺天命龍蟠幽朔蠖屈漢南郁神武應運之姿奮撥亂反正之志一旅復夏百折興漢天方佑賊用武無所顧惟孫氏有功漢室破虜則訊清河洛討逆則盪定江東畀之孫權使誅賊操誰知托國竟匪其人操之陷江陵權遽欲迎降陛下遣丞相亮諭旨相與拒操遂大破操於赤壁堅甲利兵盡作灰燼江濤山木總為漢兵權遂不復畏曹公天下始知有劉氏陛下不矜不伐推功讓能割吳

越以封權奄荆益而復漢操不敢取遂畀之丕孺子童昏夫豈我敵方為犄角一舉盪平祀漢配天不失舊物權乃謀為僭竊妄肆姦兇志谿壑之無厭罪丘山而不顧乃欲如熊繹之陵中國不止子夏之在西河前將軍督荆州關羽陛下親同骨肉分則君臣有古義士之風為漢虓虎之將報効而去操所畏敬所當無前權豈能敵分權江表置關羽荆南身出漢中三道並進相與蹙操討賊之規也陛下已拓定梁洋進攻關輔羽已威振

許洛懾服河南權祇保據江東不謀進取遂怵隂謀襲
殺關羽盜有襄漢奉賊稱臣反為掣肘之仇與作輔車
之勢則權復一操漢賊不在丕而在權矣受其王爵南
面稱孤忘父兄之忠義陷臣民為逆虜偃江湖之中經
營子孫之計一操未已一操復生天下之人不復知有
我漢所以必先誅權而後圖丕今陛下舉梁益之衆連
交廣之師水陸東下順流揚麾星飛電邁哭羽荆楚尸
權秣陵悏張討賊之威益大復讐之義爾皆世服於我

有漢乃二祖之遺民寛仁之所覆育恩澤之所涵浸顧
豈迷復靦面事賊舍衣冠禮樂而斷髮文身以徇蠻夷
之人哉且天道助順不登叛人吳楚之王世為僭偽擯
斥遠外不通中國一時跳踉卒致禽滅故三苗逆命終
於授竄夫差爭長自剄幕下老鼻驕恣利刃揕胷苟不
以道江湖之險安足憑恃夫權之姦虐桀猾自視與項
籍王莽子陽輩何如哉卒皆覆亡不暇則天祐我漢高
廟之神靈未艾也今爾有衆為權詿誤俾為匪民乃祖

乃父世篤忠貞一時脅從必未丕變陛下總干問罪宜去逆效順倒戈前行共治賊黨并掃偽蘖還於舊都大者王小者侯各加賞典如欲與權併命甘為蠻夷逆虜者則有常刑如律令

漢丞相亮諭偽魏檄

安樂公建興十二年丞相亮出斜谷伐魏至郿屯于五丈原檄諭魏丕朝告以討賊之意

年月日丞相長史楊儀告魏將佐故漢父老士庶及曹

敝中表族屬葢聞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堯舜與賢禹湯與子苟無桀紂之惡勦絶基命族屬之微斷祝嗣續則傳序統體在於一姓其或間碁僥倖必干先王之誅昔后羿簒於有夏少康以一旅之衆起而殺羿王莽中絶我漢世祖以十世之裔奮而誅莽殆天未厭有夏皇漢之德天枝帝胄磐石之宗維持擁衛他姓莫得而有仁如徐偃賢如齊桓强如楚莊不能易姓改物況悩溪匪彛豈能盜有之哉是皆天下所共聞古今之大

義也自周室陵夷秦人呑并民受塗炭我高皇帝代虐以寛易暴以仁除其煩阻置之夷坦受天明命開大漢萬世無疆之統孝文皇帝繼體守文增修徳政恭簡愛養滋息涵育刑清政簡開大漢萬世無疆之徳孝武皇帝南勦勁越北討强胡東置朝鮮西定西域表章六經制禮作樂開大漢萬世無疆之業光武皇帝剷除祅穢子惠謳吟恢復境守懋建社稷投戈講藝息馬論道開大漢萬世中興之功則我皇漢基圖鞏固神州中嶽不

拔之宗也歷世數十載祀數百本支繁衍九州四海盡為劉氏雖桓靈失馭漢道中微第官戚專胡隳敗王度非有桀紂自絶之惡也故天命復集於我先皇帝暨皇帝陛下國賊曹操螟蛉假姓贅閹遺孽自其祖父騰與左琯徐璜濟惡朝憲父嵩憑藉餮據台鼎弱昧漢道傾覆帝室職此之由操尤剽狡無賴清議不齒國家之材授以偏裨穿窬闚覬遂領方州少帝反政使修郊廟倒持太阿放虎自衛操乃輙行刦遷重為囚執逞其梟獍

之心肆其豺狼之志握皇樞而謭威柄挾天子以令諸
侯秪將篡竊爲謀動以詔旨行事南征北伐抑并屠滅
植根柢于山東置巢穴于鄴下睚眦以肆狠刑戮以立
威弑母后而帝不敢詰殺皇子而帝不敢怨誅鉏豪傑
剪刈人望族九江太守邊讓殺將作大匠孔融及議郎
趙彦搒掠太尉楊彪殺彪子脩至於荀彧許攸崔琰毛
玠皆中朝茂異衣冠領袖或位常伯或參帷幄天子之
昆百寮之師少有牴牾即加刑害毒螫若蛇虺詭秘如

鬼蜮罾繳遍寰宇機穽盈道路自昔人臣不道貪婪沓鄙狠忍暴戾未有如操之甚者也先皇帝孝景皇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語宗盟則近於屬籍為尊以仁厚之資挾英雄之氣慨然以復漢自任收攬豪傑從臾義烈扶奬王室操尤忌惡必欲誅除託足無所流寓漢南丞相以伊呂之志為顔孟之學才兼管仲知若子房躬耕隴畝不應辟召先帝三顧於草廬之中慉然而起為漢討賊連衡孫權破操赤壁挫其兇鋒折其毒尾於是不

敢遂取既為漢賊又為漢臣狐媚梟伏謂天可欺逮其
將死分香析履不及禪代生平姦偽至此盡露逆丕嗣
立公為篡竊父以趙高為桓文子以浞羿為舜禹厭然
自若居之不疑拘執漢帝降削位號大統幾絶先皇帝
遂跨有荆益立漢社稷期於攘除不幸殂落謂丞相才
十倍於丕畀以討賊之事師保陛下拓定中原於是撫
百姓示儀軌開誠心布公道先盡内治次乃外攘曹丕
遽死逆叡復立乃逞童心窮奢極侈至使公卿百官負

土版築竭我漢民膏血以奉偽妾土木丞相痛心疾首拜表出師義旗一指闗輔響應遂管五大雍耕渭濵非不能將五諸侯縞衣問罪直入彭城付信一面轉戰出奇以舉燕趙但以一民莫非漢臣尺地莫非漢土衣冠右族皆漢庭公卿之子孫畎畆細民皆漢家風俗之涵養固未忘於祖宗豈遂違其君父是以不忍蹀血以自相殘按兵觀釁用敦文告故夫曹氏非有高皇帝寛仁之統也孝文皇帝恭儉之徳也孝武皇帝盛大之業也

光武皇帝中興之功也特一時僞定簒竊之賊耳雖據中原漢有與主威虐逼窄又有孫氏則其簒竊又不若莽之强也祖孫一再傳以僞承僞刻薄寡恩禁錮骨肉勢成孤立彼司馬懿者又一操耳其能久乎與其死於新造危亡之僭僞醜面同賊爲若臣事二十六葉之大漢天子歸四百餘年之舊主乎則去就取舍之義昭昭然無疑矣且昔誅滅祿産迎立代王者平勃之臣也盪逐尋邑爾食新莽者南陽之親也洞刺董卓暴尸燃臍

者王允之謀也矧今漢世之危過於二京曹氏之禍甚於莽卓豈無一義士相與誅讐討賊哉丞相肅將天威所嚮克捷宜共合勢摧拉震蕩張大漢之天聲掃偽庭之妖孽奉迎鑾軫還於都邑遂使建興復如建武告於高廟論功行賞在茲舉矣如律令

隋晉王廣滅陳禽陳叔寶露布

文帝開皇九年晉王廣為元帥大舉伐陳獲陳叔寶露布以聞

臣聞伐罪救民是謂天討禁暴誅亂乃為義兵所以用五材而正萬邦奄四海以大一統黄帝戰于涿鹿垂衣裳以無為大禹征于有苗混車書而致治不享不覲割據河山稱帝稱王叨竊名器無與覆昏援溺為之推亡固存紛爭惟日以興禍亂何時而已我國家天開至聖運啟昌期建皇極於中朝纂天王之正朔復見唐虞之盛揖遜而興乃有高光之才指揮而定粤惟吴楚實古荆揚詩人刺為蠻夷春秋貶其僭偽逮孫權三分以自

立暨司馬六代以相傳競尋干戈月一易主殘骨肉
歲幾弒君血淮海之橫波魚鰕盡赤污江湖之隙地草
木皆腥莽卓桀驁於門庭曹馬喧呼於傳舍至陳叔寶
尤極慆淫頸瘡猶帶夫藥刀狎客已行其酒令雜遝女
御倡和詩篇珥貂蟬者百餘曳綺縠者千數肆為瀆侮
無復君臣歌玉樹之新聲斷金陵之王氣珠壁飾臨春
之閣光耀半天沈檀構結綺之臺香聞數里祠宗廟則
稱疾拜妃妾而臨軒惟侈是崇蔑天弗畏趙高視事於

武帳妲己畫可於寶牀以江總為臯夔任孔範為伊吕

國益告病民不聊生疏斥忠良賊虐諫輔不止二十罪

殆逾三千條衆叛親離而不知神怒人怨而不恤聽謡

言而弗悟卻畫像而自如謂限南北有長江豈能飛渡

比敗周齊有大福皆使不還方幅員共致於雍熙乃東

南獨阻於聲教爰示禮意反致辱書釁乃自生罪底不

赦授臣以鉞致天之誅總統百萬師徒節制八十總管

過庭而奉承筭畧禡牙而昭告神祇布宣雷霆之威將

猝熊羆之士申湯武之仁義蕩桀紂之淫昏東西連衡首尾並進視風濤如平步卷江山而順流舳艫隱天旌甲耀日忽龍驤之電邁謂楊素為江神賀若弼出廣陵韓擒虎濟采石甫航一葦即走萬艘乘大霧而縛醉人當元日而驚睡主正月某日若弼自北擒虎自南會於秦淮以取建業前徒倒戈於朱雀後庭指莽於漸臺禽虎自南掖門入宫若弼自北掖門登殿陳叔寶啼泣掩袂猶然詩酒興濃倉皇竄身乃謂衣冠道盡落臺城之

翡翠墮辱井之胭脂不喞壁而出降欲下石而始應遐緪引之叔寶與張麗華孔貴嬪同束而上丙戌臣斬張麗華施文慶沈客卿等以謝三吳執陳叔寶及偽王公百司擁衛赴闕下掃數十世之偽朝盡為王士合三百年之異域皆貫諸華荆舒為中國之人江漢被文王之化此皆皇帝陛下允文允武聖謨洋洋乃聖乃神帝德蕩蕩是以諸將宣力兆民同仇師不踰時役不更舉會三光五嶽之氣安九州四海之人宋齊梁陳以來始復

混一夏殷周漢之際令乃比隆臣無任慶快之至謹遣

某官奉露布以聞年月日

唐太宗即皇帝位赦文

門下朕嗣守丕基獲承休緒屬宮闈之變故致遐邇之

震驚庸釋羣疑肆行大賚敷於心腹告爾神人昔虐政

之毒流致皇靈之蹔底朕從太上皇帝糾合義舉奬率

宗盟稱無辜而籲天為有衆以請命下河東之甲孤隋

自斃於維揚翦霸上之師偽政行平於伊洛化家為國

代虐以寛遂統承於先王乃撫治於方夏維爾萬姓甫
出阽危肆予一人退守藩服執臣子之節推尊榮於父
兄持恭遜之心全始終於孝悌孰意天未厭亂時弗底
寧締構姦兇藴隆讐敵變起蕭牆之内禍生骨肉之間
力百戰以方成忿一舉而自棄社稷大計須行管蔡之
誅宗廟再安遽有唐虞之禪讓焉弗允退亦無從仰順
宸慈肆登大寳處兆人之上可無及天下之恩得四海
之懽庶幾盡天下之養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遭家不

造幸免於覆亡繼志無能豈堪乎授受施大易雷雨之
澤始潤瘡痍頁春秋肆眚之譏重增祇慄無稔怙終之
惡遂生僥倖之心各去舊汚共成新化洛爾有衆體予
至懷

太宗伐高麗班師詔

貞觀十九年上親征遼東不能成功深惜之

十月癸未敕班師

制曰止戈為武佳兵不祥爰有弗享則征殆非得已而

用叛而伐服而舍是謂德攻忘則危好則亡時乃大訓朕自削平四海奄有多方施教化而不復言兵制禮樂而惟期于治祇務修文偃武庶幾保大定功高句麗遠負海隅自謂日影怙恃河伯之勢矯誣箕子之功謂隋三往而竟亡夫誰萬里而更舉敢行威虐公肆馮陵格文祖而苗民弗庭會塗山而防風不至朕膺傳禪姑示涵容乃拒璽書愈失藩禮至蓋蘇文弑君以逞以莫離支專國而驕連結民夷侵擾遼右蕩搖我疆場詠

動我諸華命將致討而弗悛致朕親行而問罪舉泰山而壓卵彼惡敢當傾滄海以沃焦則莫我遏奪命而狼走絶島棄城而空濶無人兵刃莫支其鋒將士咸賈其勇蠢兹小虜敢怒大邦不足辱於王師姑增修於德政諸軍可即日發還嗚呼聖有謨訓鬼方反憊于殷宗悔其可追輪臺漫勞於漢帝勝之不武祇以為勤不能自克而遂非以致貪功而過舉違大臣之强諫蹈亡國之覆車越朕之愆式愧爾衆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贈魏徵司空制

貞觀十七年徵薨贈司空謚曰文貞給羽葆

鼓吹陪葬昭陵

制曰古有社稷之臣力行而濟天下以道為朕帷幄之佐強諫而格君心之非方垂拱以仰成遽彌留而不起宜崇優數用邺忠勤故特進侍中知門下省事兼太子太傅鄭國公魏徵中誠積真仁義立德以坤之直方大用乾之純粹精不二三以釋君篤忠貞而事主恥朕不

及堯舜作佐時之臯陶致朕必如成康爲制禮之姬旦每進藥石輙中膏肓有政事之或遺而諫章則即至爰自言職遂踐台司施教化者四年俾風俗如三代奪去之遽天不慭遺忽廟堂之遂空何斯人之不幸雖臨小斂忍視大還追登平土之司以爲下泉之賜庶幾英爽服我寵休嗚呼在亂臣則十人共期予治亡正身之一鑑誰弼予違中流而虞風波未濟而失舟楫興言不已涕泗徒零可特贈司空云云

宋璟右丞相制

玄宗開元十七年以璟為尚書右丞相

制曰共政必圖舊人以篤儀刑之典格君尤賴莊士式資匡直之忠重德佐王則朝庭尊元老在位則社稷固乃眷耆英之宰宜升上相之崇黃門監同平章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廣平郡公宋璟弘毅而明靜肅而勇堅如鐵石凜若氷霜不阿不撓而行以方至大至剛而養以直盡心强諫獨配魏徵之忠良正色立朝復見汲黯

之風采夷險一節寅亮三朝共倚賴于袁安匪中庸之
胡廣佑我先后相予冲人既撥亂以有為以中興而自
任草去神龍之弊追還貞觀之隆厚風俗而振紀綱肅
典憲而抑僥倖格天大畧非一旦之救時經國遠圖舉
萬代之長策抗章而去成功弗居宜正位于中台復登
庸于右弼燮和四海表正百寮於戲股肱之寄久已倚
毗體貌之餘敢忘尊禮方詢洛於黄髮以允慰于蒼生
懋建大猷圖惟極治兹朕無斁時乃之休可特授右丞

相云云

贈張廵揚州大都督制

至徳二載冬十月睢陽陷廵逺死之十二月

上御丹鳳樓赦天下贈廵逺等官

勑執干戈以衛社稷焉得勿殤聞鼓鼙則思將臣況於死節挺英靈而不散凜烈氣以如生重為褒崇庶慰精爽故御史大夫河南節度副使張廵慷慨立志实兀効忠開誠心而待人委軀命以徇義苟不以道甘餓西山

胡能詭隨欲蹈東海屬逆胡之荏惡熾兇焰以燎天從
臾興師倉皇討賊聲淚俱發而誓衆邀截不暇以乘城
戰百合而氣益振馘萬計而賊乃沮料敵應變出奇無
窮屹承天之不周歸中流之底柱牽制醜虜絆一孤墉
遮蔽江淮全半天下走令狐而矢盡恥子奇而事危駡
賊而嚼齒空齦乏之食而殺妾饗士援絶乃陷不復求生
力竭被禽付之以死無負國而奚憾得其所則為榮嗚
呼大節巉天古實罕見精忠貫日今孰可侔實祖宗之

神靈乃國家之元氣有士若此賊不足平無爵以稱人何以勸廵可特贈揚州大都督其守許遠功與廵同可特贈荆州大都督其將南霽雲義烈尤著可特贈開府儀同三司訪求其子孫各加官爵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主者施行

郭子儀賜號尚父制

建中元年德宗嗣位詔攝冢宰賜號尚父

制曰朕以眇德獲荷丕基諒陰之中方恭默以思道嗣

服之始惟垂拱而仰成兹既太公之在朝尚何傳説之求野宜進異號以崇元勲中書令天下兵馬副元帥汾陽王郭子儀華嶽炳靈金天傑氣純誠惟一忠勇俱全沈雄而畧包河山高明而精貫日月早識兵勢嘗甲武科屬孽胡之憑陵致中原之板蕩舉燕趙而擣巢窟復雍豫而清京都保乂皇家殄殲逆虜功愈大而心愈小事益殷而謀益深乃師中之丈人實天下之大老方叔克壯佐周室之中興孔明勤勞期漢家之恢復單騎見

虜壓之以誠孤軍逐戎勝之以義於古人則未有固當世之罕儔羽翼四朝用舍一節存億萬衆之性命繫三十年之安危雖位中台久疏王爵琢金石而許宥十世逮子孫而進用數人賞不酬勞名未稱徳宜俾兼于元宰仍錫號為父師於戲富貴著社稷之功始終乃人臣之道范蠡泛舟而去豈曰見幾子房辟穀為辭亦未盡善豈如今日之繾綣而無曩時之猜嫌極其尊榮永俾稱頌敬服朕命其代予言可令攝冢宰賜號尚父云云

贈韓愈禮部尚書制

穆宗長慶四年愈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制曰道復有統乃為百世之師天不慭遺孰謂九原可作梁木壞而復將安放衮衣斂而庶以為榮故吏部侍郎韓愈執德不回以道自任幾聖未達於一間大儒兼綜於四科傳仲尼心若顏淵曾參之親炙述孟軻志謂荀况揚雄為未醇明白而皆仁義之歸奥衍而得性命之正完三光五嶽之氣浩然而獨存承八代百家之微

嶷若而自振力闢二氏申明六經去陳言而新斯文距邪說而立名教巍巍乎泰山北斗玉潔石光浩浩乎長江大河龍翻鳳躍置之朝廷之上而不喜斥之嶺海之外而不憂六軍無譁踰月而清輦轂萬刃注視片言而折兌鋒以有用之才明佐王之道直造先秦之上豈惟由漢以來於戲才難其然間生乃爾子房而下有賈誼卒棄於文景之隆孔明之後生王通不與夫堯舜之運今甫中壽遽即大還爲邦竟無百年致治豈能三代爰

中遺恨進長儀曹庶幾幽冥之中不忘制作之意咨爾精爽服予寵休可特贈禮部尚書云云

追復李德裕太子少保衛國公制

宣宗大中元年貶德裕崖州司戶卒懿宗咸通九年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

制曰朕祗適先烈爰念英賢每待旦以旁求嘗饋而屢歎眷惟會昌之政實賴社稷之臣厥德不回運乃逢於千載於今為庶道終否於九原盡焉傷心何以為訓

故太尉同平章事兼太子少保衛國公東都留守贊皇州司户參軍李德裕弘毅軼世挺特邁倫廓達而無町畦明辨而有風采淵源問學滔滔不窮議論辭章滚滚可喜以興起斯文自任以經濟天下自為入掌絲綸則高文大冊動觀聽出為牧伯則深謀遠畧服荒遐遂踐台司獨專大柄信任之重古今所無政如昭烈之孔明又甚高宗之傅說當國一相輔政六年威令幾如元和削平藩鎮風俗頓還三代罷紬僧尼雖逢不世出之君

幸得大有為之佐至先朝遽褫官而退乃權臣快私忿而行湮沈海島之中淪棄煙瘴之表兆民謗讟四海訟寃天亦致傷朕胡能忍嗚呼豈意姦邪之黨復見於今乃令忠直之賢啣恨而死不為昭雪以謝衣冠永使沈冥終負義烈可追復太子少保衛國公依禮改葬主者施行

李克用破黄巢露布

僖宗中和三年雁門節度使李克用為京城

東北面行營都統破黄巢遂復京師

尚書兵部臣聞兵以禁暴王者所以行天誅德在除殘聖人所以運神武故草竊姦宄之構亂非芟夷藴崇而莫寧惡不去則善何以信伐不張而政何以舉霜露旣墜乃成亭育之功陰沴盡消方定高明之位我國家基圖鞏固德澤汪洋高祖太宗除隋亂而軼湯武高宗玄宗致唐治而肩成康植兹鴻休畀我列聖陛下誕膺明命紹復先王憲章以承天心勵精而張治具十八葉太

平天子德本好生三百年有道邦家仁而不殺孰謂亂生於治遂令安底於危逆賊黄巢器實顓庸資乃樂禍會祲氛以為氣包蛇虺以為心初無偷劫之謀豈有帝王之意乗仙芝之鼠竊聚亡命以蝟興始則距躍於河南終乃翻騰於嶺外蜂蠆吳楚蟻結江淮高駢玩寇而不追王鐸畏寇而不戰或嬰城而固守或擁兵以窺窬遂致姦宄恣行亂略鴟張而無所忌憚豕突而莫敢誰何郡國以之丘墟京師因而覆没謂已有命乃啟異謀

奸踰王鈇稱建僞號諸陵之祀可勝抔土之悲萬乗蒙
塵莫雪終天之痛雖神人之共怒而禍亂則方殷猰㺄
血世以無厭豺狼肉人而不置臣克用繆膺旌節遠在
邊陲父子俱受國恩君臣敢忘大義不能先事入衛函
突徙薪固當投袂即行焦頭爛額乃揮淚而為禡遂歃
血以成盟掃部内以興師指天心而誓衆下兵嵐石建
旆夏陽義聲振而軍聲揚賊氣沮而士氣倍彼謂鴉兵
已至褫魄喪心我知龍運方興賈勇儲鋭乃屯沙苑以

告師期進及乾坑便禽賊將二月某日遂合臣重榮臣處存等兵與巢及其將王璠林言趙璋尚讓大戰梁田師直為壯天棐惟諶雷萬鼓而一枹震三川而皆沸馬逸不止而横騖衆怒欲泄而長驅激土雨以奮威彗霜鋒而合勢營頭壓陣二百萬賊衆皆奔積屍横空三十里僵齒不斷雖已奪氣尚殘游魂襲其餘師再戰于零口邀其奔路先搤於藍田彼猶釜中之魚乃作几上之肉四月某日進臨京雉直繫渭橋我七戰而七禽彼一

遇則一敗乘勝以奮勢破竹以無前逐北而攻快建瓴
而孰禦越其日入自光泰門挺身決戰先衆摧鋒呼聲
動天殺氣蔽日彼則建輪擁盾柵巷而排牆我乃挨刃
揮戈執俘而斬賊由東内及於西内自外城入於子城
居人擲瓦石以助威偽官裂冠裳而請命萬騎一處百
道並攻賊窘相擊人自為戰蕩盡血於魅穴薄死骨於
貍丘蹂賊於望春宫庭蹴賊於昇陽殿闥賊乃大潰崩
於鉅鹿之沙彼惡敢當碎甚長平之瓦首尾俱斷羽翼

皆殘烏駭而衝獸窮則躩叱魯陽之日鬬又踰時見鄢
陵之星戰猶未已巢乃乘其暮夜奪命適逃其衆已熸
雖貸息其何濟分師捕討旋授首則有期臣竊念此兇
渠禍踰往昔熾甚樊崇張角慘於朱泚禄山幾頓我皇
綱敢窺吾神器葢皇天所以申警於陛下使陛下以之
寅畏於皇天開萬世無疆之休啟一日中興之運臣今
肅清禁署灑掃神京宸極巍巍罷狐鳴而梟噪雄都業
業復虎踞以龍蟠伏念臣本裔夷生於沙漠非良平智

謀之士乃統戎行無信布爪牙之材亦承鈇鉞元兇遂

殄非劣何能此皆皇帝陛下德並乾坤明侔日月藴英

圖於㲄内隲大造於區中以撥亂之才施致平之畧委

任不僭授受是宜兆人所以傾心諸將為之宣力日出

而羣隂伏盜竊發以何為聖作而萬國寧兵一試而即

已櫜弓却馬挈黎庶于雍熙端委垂衣躋瘡痍于仁壽

延我唐祚過彼周期臣無任慶快之至謹遣某奉露布

以聞

諸鎮討朱全忠檄

哀帝天祐四年蜀王王建岐王李茂貞約晉王克用共討梁克用乃傳檄諸鎮告以討梁之意

天祐四年夏四月晉王克用致告諸鎮諸侯王及偽梁臣僚葢聞田横列國之壯士恥臣漢而竟不西朝魯連縫掖之書生聞帝秦而欲蹈東海葢義烈著于平昔而死生爲之不踰昭昭在天矯矯貫日亂臣賊子所不敢

肆微君弱國賴之以存粤惟皇唐奄有四海踰二十帝幾三百年雖紀綱寖以陵夷而德澤尚爲麗厚鼎未可以問其輕重歷悉得而窺其短長故朱泚禄山肆其姦宄而遂以殄滅黄巢尚讓張其盜竊而繼即誅夷緬維人心灼見天意僞梁朱全忠資尤兇悍內實姦雄初以碭山之一夫亡入冤朐之羣盜負跳踉之劇氣稱庸狡之設材遂覆京師以毒海內知賊必敗乃謀自歸斂羽戢毛以待風飈之會瞑目弭耳長懷蛇虺之心國家推

寛大之恩致懐柔之道賜之旄節適為養惡之謀分以土田祇作資賊之計既蒙優渥乃寖騫騰伐叛捕亡收貳以為己邑厲兵秣馬假義而逞異圖遂踐台司益封王爵闚闟日切意望彌深乃納交于朝權叨求天寵又激怒于隣壤締起兵端遂連十萬之師并有四鎮之地國賊雀肩知賊焰之方熾恭王室之甚微賣鼎命以外交持天權而内刼全忠益自恣肆無所憚違中潛犄角之機遥作輔車之勢力制中外威臨邇遐肩以為宜官

天子之腹心非盡去而國不我得百官天子之輔翼非易置而權不我歸全忠乃效董卓之尤興晉陽之甲京師因而覆沒乘輿以之播遷進逼鳳翔乃犯行在矢及君屋血濺御衣凶鋒肆以無前毒尾搖而益怒侯景渡江而指闕梁帝倉皇晉師還墓以成圍曹人凶懼乃抄餽餉而遏惟蘓天子併日而食後宮析骸以爨主父覩探于雀鷇楚王安復得乎熊蹯言之傷心痛如疾首不能岐託終入梁亡全忠乃泣下沾襟徒行執轡奉龍顏

而効順極狐媚以欺人急於擁竊之私乃定刼遷之計挐萬乘而不置挾孤注以遂東殺戮諸王賊虐宰輔惡其名士投畀濁流文物為之一空衣冠為之掃地乃蚩血于禁禦而薄肉于宮闈天子涕泣求生哀矜請命社稷巳非唐有左右罔匪梁人雖李氏之天王實朱家之日月甘行禪讓冀免誅夷懼人望之不除竟椒蘭而行弑大肆殺戮恣為矯誣戕成濟而賞賈充釋羽父而討蔿氏大器既以入手孽運遂乃應天賊毋后以示威立

幼君而資簒卒移皇祚構建偽朝以鄙沓之材蹈崇高之位恃已有命謂秦無人逞其梟獍之心行夫狗彘之行姦子婦而自肆淫臣家而不歸汚穢我皇綱褻瀆吾神器如此不道自昔罕聞禍絶三綱罪踰九法人神之所共怒天地之所不容惟爾多方乃祖乃父世惟唐臣有社有人豈非唐祚可坐視而不救乃偷生而自營不共討平有靦面目彼既盡其東畧必又肆其西封雖欲不危其可得已今孤以沙陀之騎契丹之甲建旗麾而

出漠北聲金鼓而下河東瞰臨黄流直抵白馬背引趙魏横約青齊東西連衡首尾並進岐王則卷三輔而直擣下二川而旁馳蜀王則舉梁益之衆出江陵楚王則會荆襄之師渡漢沔吴王則跨連淮海蟠亘東南厲三吴之鋒進圍濠泗淬兩淮之鋭直壓汴梁梟賊首而剖逆心祭先皇帝掃寇穴而削僞號復唐乾坤立宜白於宗周奉世祖而歸漢其為梁臣人比及師臨有能斬全忠首者王得其支者公侯舉郡國降者超遷仍赦附叛

逆之罪急急如律令

陵川集卷三十一